

外国名人传记系列  
FOREIGN CELEBRITY  
BIOGRAPHY SERIES

# 伍尔夫传



VIRGINIA WOOLF

弗吉尼亚基金会唯一认可传记

《独立报》《每日邮报》《金融时报》《旁观者》专门推荐  
《卫报》“FIRST BOOK”大奖获奖作品

[英] 哈里斯 著  
高正哲 田慧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伍尔夫传



[英] 哈里斯 著  
高正哲 田慧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尔夫传 / (英) 哈里斯著; 高正哲, 田慧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87-5146-8

I. ①伍… II. ①哈… ②高… ③田… III. ①伍尔夫  
V. (1882~1941)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899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程飞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Copyright © 2011 Alexandra Harris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2016 by Th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ilin Province, arranged  
by Youbook Agency

Chinese edition ©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5-4608号

## 伍尔夫传

[英] 哈里斯 著 高正哲 田慧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35千字 印张 / 14.5

版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前 言

1907年，弗吉尼亚·斯蒂芬25岁，还未公开出版过一部小说。对她而言，每周的生活和每一篇新写的文章都含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意味。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结婚并拥有自己的家庭。至于她能否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位不世之才，还是仅仅算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作家，就更加不明确了。在写给最初的真爱维奥莱特·狄金森的信中，弗吉尼亚吐露了自己位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尴尬境遇：“我或者会悲惨潦倒，或者会幸福快乐；要么会成为一个废话连篇、多愁善感的可怜虫，要么会成为一位作家，写出力透纸背的英语文学。”<sup>[1]</sup>4年之后，她的那些梦想仍然遥不可及。她给姐姐瓦妮莎写了一段简短而凄凉的总结：“快要29岁仍未婚——将要一事无成——无儿无女——又有精神病，作家之梦渺茫无期。”<sup>[2]</sup>但

她仍未放弃。就在同一封信里，她感受到笔下文字那仿佛要燃烧纸页的力量。时值6月，一场暴风雨刚刚席卷而过。伍尔夫充满激情，无比亢奋。即使在吐露自己的挫败感时，伍尔夫仍觉得笔下的语言如火焰般升腾摇曳：“每一个单词都仿佛闪着火花，宛如马蹄铁踏在铁砧上。”<sup>[3]</sup>

伍尔夫坚定地走下去，并最终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如今，伍尔夫为世人所铭记，不仅仅因为她的小说，也因为她创作的散文、评论、回忆录、试验性的传记体文学，还有她那华丽夺目、动人心扉的日记和卷帙浩繁的信件。伍尔夫的一生是志向坚定、勤勉不懈和对周遭世界不知疲倦地探索的一生。从1907年她怀疑自己能否成为小说家，直到后来她确信《幕间》是一部败笔之作，在此期间，伍尔夫从不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永远不会坐享已有的成功，因为她从来不重复同样的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激情燃烧、熠熠生辉的意象是浪漫的，但是有关她的浪漫之事还有很多。有时，透过某种幻象，她会突然洞悉一部长篇小说的完整结构。但小说并非写在幻景中。小说需要夜以继日的字斟句酌，修改润色，甚至会遭遇绝望无助，最后还要逐字打印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阅读伍尔夫的日记和信件，可以让我们将后见之明暂搁一旁，从而专注于欣赏她在生命的每一天所做的抉择。譬如，她是该留在里士满，还是返回伦敦？她应该让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进入自己的生活吗？她在法国南部买了一栋房子，还差点搬到那里居住；她陶醉于《岁月》的写作过程，可到结尾之处却文思枯竭，简直成为一场噩梦。我们

继续前行，就会发现她又一次从精神崩溃中康复，并且完成一部杰作。即使她最终未能战胜病魔，也只会让我们对她那超乎常人的韧性和毅力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这部不长的传记里，我试着以一种准确的形式展现伍尔夫一生的轮廓，以及她那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那些初识伍尔夫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可作为入门读物，引导他们进一步阅读伍尔夫的作品。而对于那些对书中素材再熟悉不过的读者而言，我希望本书将会启发一些新的观点（或异议）。如今，专门研究伍尔夫的领域也越来越丰富。每一年都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研究成果，包括对文献的深入探索，针对特定主题的诠释，以及对历史情境的发掘。但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有各自的妙用。微观研究可以使新事物呈现得更加清晰。它对读者和作者的要求不尽相同，但都容不得一丝马虎。

每一种对伍尔夫的解读，都会因侧重点的不同而见仁见智。正如伍尔夫所说“着重点与往日不同”，<sup>[4]</sup>我在本书中的侧重点也只是一时之见，而且我也期待在未来会形成新的观点。去年，我或许会更加侧重于对艺术和对罗杰·弗莱的探讨。然而，今年重读《到灯塔去》，却让我难以忽略文中的宗教性意象和无神论观点。在短时间内一口气读完伍尔夫的一系列小说，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洞察到奥兰多的精神，并发现书中的嬉笑和幻想暗含的一些极其阴暗的倾向。伍尔夫曾在日记中写到对维塔的“光辉、甜言蜜语、节日喜气”的思念。<sup>[5]</sup>但是根据我为写作本书所进行的大量阅读看来，伍尔夫就是她自己的“盛宴”，她的作品

就是对生命的非凡礼赞。人们对伍尔夫的争议颇多，多得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为之辩护。但是，且不说别的，重要的是她激发了人们过一种更智慧、更充实的生活的意愿。

少年时代初次邂逅《到灯塔去》后不久，我就拜读了赫尔迈厄尼·李的伍尔夫传记。正是这本书向我展示了文学的力量，并促使我潜心学习英语。很早开始，李的传记就深刻地影响了我对伍尔夫的理解，直到今天依然如初。这也意味着，我的这部简短之作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李的成果。我只能在此致以最深切的感激之情，并且希望本书并未过分唐突。除此之外，我还要向许多其他伍尔夫的研究者致以谢意，他们的作品在注释和“相关参考资料”中均有列出；从这些作品中，我受益匪浅。我还希望向莱拉·菲戈和费丽丝蒂·詹姆斯致以最热忱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对本书的精准点评。我还希望感谢我的代理人卡洛琳·道内，谢谢她的肯定与信任。我非常感激杰米·凯普琳，以及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每一位为此书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阿曼达·维尼克姆、文字编辑理查德·戴维斯、图片编辑玛丽-简·吉普森，以及为此书编制索引的安德鲁·布朗。我非常感谢那些允许我在此书中引用其观点的人——相关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的最后部分。最后，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感谢罗伯特·哈里斯，以及第一次带着学生时代的我去拜访蒙克之屋的简·路易斯。我还要感谢我在利物浦大学教的那些学生们，尽管在我布置关于伍尔夫作品的阅读任务时，他们表现得很不情愿，还和我讨价还价，但他们最终不仅超量完成了阅读任务，还选

择了在伍尔夫的研究领域中继续深入下去。

那时的我是谁？是阿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是莱斯利·斯蒂芬和茉莉娅·普林塞普·斯蒂芬的二女儿，于1882年1月25日出生在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家族，祖上有人声名显赫，有人籍籍无名；我出生于名门望族，父母并非大富大贵，但家境小康；我生逢其时，在19世纪末期，那时交通十分便利，人们都受过良好教育，热爱书信来往，热爱交游拜访，并且能言善文……

——弗吉尼亚·伍尔夫，《往事杂记》，1939年4月18日。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 (1882—1895)	001
第二章 渡过难关 (1896—1904)	019
第三章 成家立业 (1905—1915)	039
第四章 崭露头角 (1916—1922)	061
第五章 “被拖着向前”(1923—1925)	085
第六章 “就是它”(1925—1927)	103
第七章 一个作家的狂欢 (1927—1928)	115
第八章 声音 (1929—1932)	131
第九章 艺术之争 (1932—1938)	149
第十章 苏塞克斯 (1938—1941)	169
后记	193
推荐书目	207
致谢	217

## 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 (1882—1895)





20岁的弗吉尼亚·斯蒂芬，乔治·贝雷斯福德摄于1902年。



弗吉尼亚·斯蒂芬和母亲茱莉娅·斯蒂芬，摄于1884年。弗吉尼亚曾在《往事杂记》中写道，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与她的母亲坐在一起：“或红或紫的花朵图案点缀在黑色的布料之上——那是我母亲的连衣裙；而她要么坐在火车上，要么在马车里；而我，就坐在她膝盖上。”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肖像，乔治·弗里德里克·瓦茨绘于1878年。这张透露出忧郁气质的优秀画作，曾由莱斯利作为订婚礼物送给茱莉娅，它构成了海德公园门家庭气氛的一部分。



1894年，在圣艾夫斯的瓦妮莎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姐妹。在塔兰德之屋的花园里进行过多次板球游戏，弗吉尼亚是个投球好手。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和丈夫伦纳德经常兴致勃勃地比试投球。

弗吉尼亚·斯蒂芬出生于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2号一楼的大主卧；在这之前，她家里的人就已经够多的了。她的母亲茱莉娅·斯蒂芬和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此前都结过婚并分别育有子女。杰拉德和乔治，是茱莉娅与前夫赫伯特·达克沃斯的儿子。这兄弟俩大多数时候都在学校，但每次回家时，家人都会热切地嘘寒问暖。茱莉娅的女儿斯特拉，在弗吉尼亚出生时已12岁，她常住家中，在斯蒂芬家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然而，莱斯利和前妻的女儿罗拉，却是一个让人头痛和难以理解的人物，她言语粗俗，“目光茫然”<sup>[1]</sup>，是莱斯利的心头病，他不知道女儿哪里出了问题，也不晓得该如何帮她。在楼上的育儿室里，弗吉尼亚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她的长姐瓦妮莎，生于1879年；哥哥索比，生于1880年；还有他们的小弟弟阿德里安，生于1883年。如此规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无疑需要下人帮忙打理家务。家里有服侍多年的厨娘索菲·法雷尔，此外还有七个女仆。女仆的卧室都

在阁楼，她们在阴沉昏暗的地下室还有间起居室。

这栋局促的建筑要安置这么一大家子，自然很是吃紧，且家庭成员们又各有各的需求和繁杂事。而且在这所房子里的局促感格外明显，因为除了活着的人之外，屋中还满是信物、纪念品和对家中所有死者的记忆。譬如，弗吉尼亚这个名字就取自刚去世的姨妈阿德琳，不过很快就被弃用，因为茱莉亚常因这个名字悲恸不已。莱斯利和茱莉娅婚姻的幸福基于他们对失去初恋的感同身受。他们都相信回忆的魅力，而且他们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溢着故事。

回首过往，似乎对弗吉尼亚而言，海德公园门“满是怪诞、滑稽又可悲可叹的家庭生活场景，充斥着青春的躁动、反叛与绝望感，其中又夹杂着让人迷醉的幸福感和深深的厌倦感”，这一切都让人觉得窒息，不堪回想。一切都“掺杂、纠结着情感的丝缕。”<sup>[2]</sup> 茱莉娅讲究家居布置的沉郁和充裕之气：“锦簇的丝绒，瓦茨<sup>①</sup>的肖像，供奉在深红色天鹅绒里的半身像。”<sup>[3]</sup> 客厅被黑漆的折叠门再度隔开，在弗吉尼亚的回忆中，这几扇门决定着整个房子里的生活氛围。可能门的一边上演着极为不快之事，而另一边却在吃着舒心惬意的周日茶点。一个人可能刚结束“隐秘角落”的一场不欢之谈，马上就要收拾心情，到门的另一面款待品尝着小圆面包的客人们。<sup>[4]</sup> 这一切都取决于尽力的克制，但尽管如此，一个房间的情绪终究会无可避免地向另一个房间侵蚀。

---

① 瓦茨，乔治·弗雷德里克（1817—1904），英国画家，以其历史作品、画像和寓意画闻名。

这种克制或溢出的模式在伍尔夫的小说中一再重现，并延续至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在这部小说中，先是一种情感的“慢慢蓄积”，随后突然中断，最终肆意爆发。<sup>[5]</sup>当伍尔夫在《海浪》中记述童年生活时，她不仅记录下了不同孩子那隐秘而强烈的感觉（我看到一枚戒指；我听到一种声音；我看到一束深红色的流苏），还记录下了那些盛满个人意识的封套被刺破的震惊时刻：这是因为突然意识到其他人——那些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情感的其他人——的存在而震惊。<sup>[6]</sup>孩提时期的她不断被这种对独特且不可名状事物的感觉所震惊。这可能是一则在花园里求婚的新闻，或者只是看到她母亲那欲言又止的目光。她始终无法忘怀的，是母亲茱莉娅从自己护理的一位当地男性的病床边回来后发生的事：“我当时在玩耍。看到她后，我停了下来，要跟她说话。但她半转过身去，双目低垂。”<sup>[7]</sup>不用别人告诉弗吉尼亚，她也能明白，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试着努力回想母亲的清晰形象时，那幅画面往往是一副扭过脸望向别处的形象。虽然如此，身为母亲的茱莉娅·斯蒂芬仍是家里所有孩子生活中最重要并最有魅力的人物。茱莉娅·斯蒂芬是一位亲切和蔼、带有忧郁气质的美人，她是前拉斐尔派画家<sup>①</sup>们的缪斯女神，是伯恩-琼斯的画作《天使报喜》（此画作于1879年，当时她正怀着瓦妮莎）中那身着一袭白裙的圣母玛利亚的原型，是她的姑妈茱

---

① 前拉斐尔派画家(英国19世纪画派画家,风格近似拉斐尔之前的14、15世纪意大利画家)。



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拍摄的那些照片中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庞。卡梅隆会用墨水浸染相片的边缘，这样一来，加之她镜头下人物那半睁半闭的双眼和凹陷的双颊，使得照片泛着一种鬼魅之气。<sup>[8]</sup>茱莉娅正是这些维多利亚艺术之梦中不可捉摸、令人着迷的元素之一，而同时她又是一位务实和极其勤勉的女性。她需要看护一大家子人，并且富有献身精神，愿意照顾任何一个需要她关心的人，无论贫穷富贵、远近亲疏。因此不难想见，当茱莉娅与莱斯利订婚时，她曾明确告诫莱斯利自己会将大部分生命奉献给工作。但她也非常会娱乐消遣，家里大部分好玩的趣事都跟她有关——不过，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家们可不希望在画笔下表现圣母玛利亚的开心笑貌。弗吉尼亚成年之后，她的朋友们经常对她的放声大笑评说一番，认为她继承了她母亲那响亮的笑声。

由于茱莉娅总是非常忙，所以在弗吉尼亚的意识中，她更像一个“概念上的存在”，而非一个“具体的人物”。<sup>[9]</sup>在伍尔夫之后的生命历程中，她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她总是尝试着去理解这位对她有巨大影响的、复杂的女性到底是谁。《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散发出一种严肃庄重的气质，但是当她坐下来让莉莉·布里斯科为她画肖像时，她却将头转向儿子和客人们，使莉莉很难捕捉到她的面容。

当妻子茱莉娅忙于操持家事，或者外出进行一轮又一轮令人筋疲力尽的拜访时，莱斯利·斯蒂芬正在家中顶楼的书房里忙着他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写下了那些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文化界中一个重要角色的著作，包括文学评论、哲学、史学、传记。在弗吉尼亚出生的那一年，